

随
笔

春节栽“花”

程耀恺

远在川南攀枝花的文友短信问我：这个春节过得好吗？我回说，心情不错，一连写了三篇文章，像栽了三盆花，别是一番快乐在心头。节前一直忙着采办年货，孩子们要回到“老巢”来吃年夜饭，我家三代，总共八人，少说也要十几样菜吧，采购的任务自然不轻。

节前菜场价格，如川剧变脸，迫使我不得不跟时间赛跑，许多蔬菜、肉类，隔一夜，价钱说不定就来个驴打滚，于是，我骑上单车，一趟一趟地往家驮，驮到年二十八，终于大功告成。

接下来便无多少庶务了。积习却油然而生，赶紧趴到电脑前，把《雨中》敲打出来。外面是暖暖的冬阳，我却沉溺在“雨中少年”“雨中淑女”“雨中情侣”那样的细雨蒙蒙之中，思绪里，雨幕低垂，如梦如幻。其实，这篇文章的腹稿，形成于前几天的东奔西跑之时。原来只准备写三段，到年二十九早晨，阳光从窗户照了进来，鬼使神差就想起志贺直哉的小说《雨蛙》，想到那个叫赞次郎的丈夫，想到那个叫小关的乡下美女，于是，就有了“雨中夫妻”这一段文字了。一篇文章，四段足够了，多了，人家嫌烦。——雨，不能创造一个世界，却妥妥地能营造一种境界。在雨境中，人来人往，人歌人泣，末了殊途同归，一样悲欢逐逝波。

年三十与年初一，两台电脑被孙子、外孙掌控着，他们或者查资料，或者打游戏，乐在其中，不知新春将至。我为他端茶送水果，也算是与他们同乐。

年初二，我把《红楼之医》赶了出来。这篇文章，早想写了，却迟迟动不了笔，蓦然下了决心，从早到晚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于是，文字一粒一粒，从指间流了出来。在字里行间我说，大观园里最好的大夫是张太医；我又说，作为医生，其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，令人心生亲切。其独特之气质，守分尽责之精神，完全超越了游走江湖、悬壶济世的芸芸众医。我在文章中，把略知医理的宝玉与宝钗，定为“医外之医”，这大概是我的首创吧。过去的读书人，志在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，所以懂点医理、药性，在情在理。宝玉发现胡庸医乱用虎狼药，避免了晴雯受到伤害，而宝钗自配“冷香丸”，则又更进了一步，后来她为自己的母亲薛姨妈治病，用的是钩藤煎汤，诊治与施药，完全不用

医生插手。相比之下，宝玉评评方子、把把关那点能耐，就不能与宝钗同日而语了。——一部《红楼梦》，曹雪芹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医者，他们的医德或有上下，医技或有高低，但我留意到，没有一个患者，是经他们“妙手回春”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曹雪芹向我们作了怎样的暗示？都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上帝笑不笑，那是他的事，我只知道，我思故我在。文章虽短，思考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年初三傍晚，《文妈在家不在？》总算杀青了。这是点评《金瓶梅》中一段不起眼的小故事的札记：西门庆为了勾引富孀林太太，命玳安去寻说媒的文嫂。这段文字，隐藏在六十八回之末，我从十几岁开始接触起，每读到“文妈在家不在？”之时，心中就回荡起清人刘廷玑的感叹：《金瓶梅》文心细如牛毛！一向对兰陵笑笑生的文字之美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我在这个春节，终于把往日的“佩服”，转化成活色生香的一段文字。

书架上有一部名为《花》的巨著，是（日本）学研教育社出版的图鉴，它就像一座迷你花园，每帧图片，宛如一朵鲜花，杂花生树，落英缤纷，让我的心灵变得安宁、开朗、快乐。养眼的画图如此，动情的歌曲如此，美好的文字亦然。在我看来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是妖娆的花朵。由此，我固执地以为，如果写出一篇好文章，无异于栽下一株鲜花，别人觉得好看，自己感到舒心，这花就鲜活起来了。所以，别人写文章是创作，在我，自然是劳作。

普天之下，都在欢天喜地过大年，仿佛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，而我在享受美食、美酒、美景的同时，竟把《雨中》《红楼之医》《文妈在家不在？》当作三株小花，栽在花盆里，留在电脑中。花儿虽小，却让我这个春节心情不错，让我别是一番快乐在心头。

——这是多年前的事了。新的春节即将到来，届时有无新“花”可栽？世事苍茫难自料，顺其自然就好。

奶奶

张时卫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有一位老人熠熠生辉，她不是我的血亲，却占据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角落，她便是邻家奶奶。奶奶年轻时命运坎坷，早年守寡，一个人扛起了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。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生活的压力如巨石般沉重，可奶奶从未有过一丝退缩。

后来奶奶的三儿子进城参加工作，奶奶随儿子一起进城便成了我们家的邻居。尽管跟着城里的儿子生活，日子并不富裕，但她特别会勤俭持家，将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奶奶虽没工作，但家里总是窗明几净，物件规整有序。他儿子一个人工作，每月工资60元要养活一家6口人，奶奶为了帮衬家里，靠勤劳的双手，帮着针织服装厂拆纱、做手工、糊鞋垫、扎鞋垫，一分一毫地积攒着补贴家用。小时候，我们一放学就一头扎进奶奶家帮奶奶拆纱，还常常把纱带到学校让同学们也帮助拆纱，比着谁拆得多，然后一包一包收回，带回来交给奶奶，奶奶总夸我们是她的小帮手，其实这一点我们是从奶奶身上学到的。

奶奶为人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虽不识字，却有着自己的聪明智慧，明辨事理懂得分寸，还特别有教养。她从不絮絮叨叨，碎碎念张家长李家短的是是非非，和她她上了年纪的女性截然不同，不管闲事、不说闲话。每当义城老家来人，无论是谁到她家，她都竭尽所能地款待，不会让别人感觉她们家进了城忘了本。奶奶看见我们，眉眼间总会带着微笑，当爸妈工作忙的时候就会把我和哥哥交给奶奶看护，她会赶在我们快放学的时候，把我们家的煤球炉捅开帮着烧饭，烧好后放进草蓆子里煨着，等妈妈下班后烧几道菜，我们就能很快地吃上热乎乎的饭菜了，为我们



节省了很长时间。当冬天来临，风雪交加，我们放学时顶风冒雪地回到家，棉衣棉裤都被打湿，奶奶一看见就会让我们赶紧脱下来，帮我们洗干净放炉子上烤干，然后再让我们穿上暖暖的棉衣裤，那一刻我觉得奶奶就是我们的避风港，温暖满心……

记得7岁那年的暑假，爸妈没时间照顾我，于是把我交给奶奶带回义城农村老家。夏日的农村闷热难耐，夜晚蚊虫肆虐，奶奶会帮着我洗完澡，然后把我安置在室外的小木板床上，挂好蚊帐，手中拿着蒲扇轻轻晃动，那丝丝凉风，驱赶了暑气，也赶走了蚊虫。她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专注地看着我进入甜美的梦乡，她才会轻手轻脚地离开。奶奶还教我认识农作物，认识路边的果树和花草，那个暑假我跟着奶奶过得很快快乐。

奶奶用她的一生，诠释了坚韧、善良与智慧。她虽平凡，却在我们心中种下了温暖与爱的种子。奶奶一直活到113岁，是合肥市最高寿的人之一，报纸刊登过她的百岁老人概况。直至今日，想起奶奶，我的内心依旧满是温暖与敬意。她是我童年的暖阳，是我人生路上的榜样，是我心中永远的奶奶，是那段纯真岁月里最珍贵的存在。

记
录

合肥，今冬无雪

周彪

二月三日立春了，我好像一个健步跨越了整个冬季，一步迈入初春。虽然寒冷并没有减弱，但心里已暖意融融，毕竟走在春天的路上。

回眸一望，下意识地感觉今冬缺点什么。缺什么呢？噢，合肥，今冬无雪，缺了那个精灵般的六菱花！雪是冬天的使者，雪是冬天外衣，更是冬天的象征，没有了大雪纷飞，哪怕天气再怎么寒冷，似乎都不是我们心中那个冬天；冬天无雪如同春无花，夏无绿，秋无果，使人忘记了季节的特色！

记得小时候，老家皖东的冬天是那么的诗意。几天几夜大雪铺天盖地，群山银装素裹，大地白雪皑皑，那是一片童话般的世界。大雪一停，小伙伴们带着狗、提着棍，踏着没膝深的雪便上山打雪兔，寻着兔子走过了脚印，很快就能找到兔子藏身之处，而且，兔子在深雪里根本跑不快，最容易被逮着。

大雪覆盖整个山川大地，受困的不仅是野兔，还有山上的各种鸟类。它们饿急了只有飞到村庄去寻找食物，我们就在雪地上撒点金黄色的小米，引诱鸟儿入套，在小黄米中间布上用牛尾打成的扣，鸟儿长时间没有食物吃，见到小黄米就会饥不择食，一不小心就被扣住头，有的被扣住腿，挣扎一段时间后就会束手就擒……

在村子的北头，有一方大约四百平方米的人工塘。夏天用作蓄水、养鱼，灌溉农田，也是孩子们游泳、戏水的乐园；冬天一场大雪过后，冰冻三尺，那便是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溜冰场，在冰上打陀螺，（我们老家称作打滴遛）既可以用鞭子抽，也可以用细绳一圈一圈横缠在滴遛身上，然后用力往冰面上一摔，滴遛就会飞转，旋转时间最长的，就被视为胜利者。一群小伙伴在冰面上尽情地玩耍，丝毫不觉得天气寒意，大部分人的头上都是热气腾腾，仍然玩性不减。

堆雪人、打雪仗又是孩子们最爱，三、五个孩子一组，与另一组的孩子互扔雪团，你来我往，雪团纷飞，互不认输，直至打到每个孩子们头发上雪水横流，两手透红，也分不出胜负，然后各自收兵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调皮的伙伴时不时乘人不备，就将准备好的雪团放进同伴的颈脖里，凉得同伴嗷嗷直叫，其他同伴对这种恶作剧都是幸灾乐祸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瑞雪兆丰年。这句话对于城里人可能只是一句祝福语，但对农民来说分量是不同的。老人们每看到大雪封门，不但无忧，反而心喜，预示着未来就是丰收年。农民种地经验告诉人们，大雪是小麦的棉被，过冬麦苗如果没有大雪的覆盖，容易被干冻冻死；如果是天气太暖，开春之后小麦容易生虫，导致小麦减产。只有经过大雪覆盖，既不会冻死，又不会生虫，第二年小麦一定收成好。

后来我参军入伍进了军营，来到宿州，天气比我的家乡更冷，冬天的雪下得更大、时间更长。每当下大雪时，我都喜欢站在营房门口，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脑子里充满了无限的遐想：这雪要是面粉多好，农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种地了；要是白糖该多美，人人都会过上甜美的生活。

我有时把雪花想象成执行特殊任务的天空伞兵，漫天飞舞，轻轻地落地，悄无声息，潜入敌人心脏，歼敌于无声；有时我又把雪花想象成我们军人，为了完成一种使命，一排排，一队队，一个个，奋不顾身，毫不犹豫，前仆后继，英勇献身，把生命溶化于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1983年底我有幸上调至合肥，武警安徽省总队政治部机关。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大，连上下班通车都无法开动，我们只好各自步行回家，七八里路走了足足两个小时，浑身像是雪人似的。第二天整个总队机关，除了值班人员之外，全部上路铲雪，为市民疏通道路。这是我到省城第一次参加学雷锋，印象特别深刻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印象中的合肥很少有一个冬天都不下雪的现象，今年很是特别，故写下拙文以作记忆。

雪花是天地之灵气，万物之精华，滋养万物，净化心灵。冬无雪，梅无神。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没有了大雪，梅花必定郁郁寡欢，无精打采，人间也少了一笔该有的精彩！